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墨子》與聖經節用觀比較——兼論“節用”的現實意義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AO, Shen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4 21:54:1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11

《墨子》与圣经节用观比较

——兼论“节用”的现实意义

高 深

内容提要:凡事要有节制,在财物的运用上有节制就是“节用”。《墨子》和圣经对“节用”都有丰富而具体的论述,二者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在节用的限度和标准方面,都主张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为度,防止侈靡纵欲;就节用的目的而言,都既充满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也有对个人节制品性的培养,防止淫逸失德。不同之处在于,墨家讲“节用”主要着眼于现实利益,而圣经讲“节用”则主要着眼于灵性追求。《墨子》和圣经对“节用”的倡导对解决今天的个人腐化堕落、贫富两极分化、资源挥霍浪费等社会痼疾,仍然很有帮助。

关键词:节用;《墨子》;圣经;限度;目的;意义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View of Frugality
between *Mozi* & the Bible

—Also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Frugality

GAO Shen

Abstract: It is good to temperate in all things. The so-called frugality is to temperate on the use of property, on which *Mozi* and the Bible all have a rich and detailed exposition, though they have similarities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limits and standards of frugality, *Mozi* and the Bible both claim to meet the basic need and prevent from living in luxury and waste. In terms of the purpose, they both are full of caring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 temperate character to prevent ethical lapse. The difference is that Mohism's frugality focuses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reality, while the Bible, spiritual pursuit. To deal with today's social ills such as personal corruption,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asting resources, etc., the advocating of frugality in *Mozi* and the Bible still have a lot of help.

Key words: frugality; *Mozi*; the Bible; limit; purpose; significance

“节用”是墨子十大政治主张之一，在《墨子》中有丰富的阐述，除《节用》外，《辞过》、《七患》、《节葬》、《非乐》等篇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与之相似，西方文化中也有丰富的“节用”理论，如基督教圣经中不仅有对“节用”的丰富而具体的论述，还有对

“节用”理据的深层挖掘。《墨子》与圣经节用观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对《墨子》和圣经中的节用理论加以比较,既可以加深我们对“节用”现实意义的理解,又可以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毕竟,“文明之间避免冲突的最佳途径,就是交流、对话和理解”^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和谐,还有赖于两个民族彼此心存谦卑的相互了解和宽容”。^②

一、“节用”的限度和标准

关于“节用”的限度和标准,墨子有一句极精辟的话:“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节用中》)^③在《辞过》篇,墨子以衣、食、住、行、蓄私为例做出具体阐述。在住的方面,《墨子》曰:“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在穿的方面,“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在吃的方面,“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物。”在行的方面,“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在蓄私方面,墨子承认男女之情,“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妇。”此外,墨子对丧葬的限度和标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节用中》)总

① 钟志邦:《中国学术界的“圣经学”:回顾与展望》,《圣经文学研究》(第六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② 陈硕、陈贻绎:《“古代智慧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圣经文学研究》(第五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98页。

③ 谭家健、孙中原注译:《墨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本文所引《墨子》皆据此本。

之,墨子认为一切费用皆以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限度和标准。

圣经中也有许多关于生活限度和标准的论述,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前6:8)还有“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辮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彼前3:3、4),“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太6:31)^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箴30:8)。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限度,这是《墨子》与圣经一致的教导。

需要指出的是,《墨子》和圣经强调“节用”并非宣扬“苦待己身”。圣经反对“自表谦卑、苦待己身”的行为,认为“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西2:23)。《墨子》也否定“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的做法,认为这会导致人“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不可用也”(《节葬下》)。总之,《墨子》和圣经的“节用”是一种节制的美德,它既满足人的现实需要,又避免铺张浪费。

二、“节用”的原则和目的

墨子“节用”主张主要针对的是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七患》篇曰:“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槨,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墨子看到,因统治阶级奢侈浪费带来的劳民伤财比比皆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之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辞过》)因此,墨子提出“节用”的两大原则,就消极方面说:“凡足以奉给民用,则

^① 《和合本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年。本文所引圣经皆据此本。

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就积极方面说：“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墨子认为，一个好的统治者，他发布命令，兴办事业，使用民力，支配钱财，从不办无用之事，不伤财，不劳民，而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此即《节用上》篇所说：“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也。”

墨家节用主张是建立在其法“天”的宗教信仰之上的。墨家认为“天”是万物的本源和宇宙的主宰，“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天”能“兼天下而爱之，撝遂万物以利之。”(《天志中》)奢侈浪费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帝王身上，因此墨家节用观主要针对统治阶级而言，目的是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顺天之意”(《天志》)的表现之一。

墨家勉励拥有财富者救济贫穷。在《尚贤下》篇，墨子提出“为贤之道”：“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乱者得治。”“有财者勉以分人”就是对富人讲的。墨子认为“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此乃人之常情，所以帮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就是天所赏赐的一种美德。墨家认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天志》)。所以，墨子主张节用也是以兼爱为出发点的。富人节用济贫，就会达致“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辞过》)的社会目的。

总之，墨子“节用”的原则是“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其依据是“顺天之意，兼相爱、交相利”，以达于“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节用上》)、“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辞过》)的目的。

圣经“节用”的原则可归结为不贪恋物质世界，特别是钱财。而所有关于这一原则的教导背后，所指向的都是爱上帝、进天国和得永生。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壹 2: 15-17)“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太 7: 24)“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太 6: 21)“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 6: 10)圣经认为,地上的财富是靠不住的,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盗贼挖窟窿来偷”,乃要“积聚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太 6: 19-20)先知以西结说:“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華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作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结 7: 19)所以一个人富足并不是什么好事:“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们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雅 5: 1-5)有钱应当拿来作善事:“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前 6: 17-19)“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来 13: 16)又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壹 3: 17)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祷告:“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華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 30: 8)

耶稣曾以野花和飞鸟为例,劝勉那些为衣食忧虑的人。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

虑穿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 25-34)可见,在圣经中,“节用”是要让人放下现世的忧虑和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全心追求更高的目标:“你们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贪恋钱财),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提前6: 11-12)

综上所述,《墨子》和圣经在节用的限度和标准方面,都主张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为度,防止侈靡纵欲;就节用的目的而言,都既充满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也有对个人节制品性的培养,防止淫逸失德。不同之处在于,墨家讲“节用”主要着眼于现实的利益;而圣经讲“节用”则主要着眼于灵性的追求,以免人因贪恋世俗而被“诱离了真道”(提前6: 10)。墨子虽然不求自己的好处,他为人民所谋的也毕竟是“地上的财宝”,不是“天上的财宝”。此外,《墨子》与圣经都强调财富的获得不是依靠个人聚敛,而是上帝、天对遵行自己旨意者的赏赐,这是墨家和基督教所共同信仰的。

三、“节用”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节用”的价值和意义,《墨子》和圣经的观点多有一致之处。

首先,“节用”可以避免腐化堕落。对于“节俭”的美德,除墨

子“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辞过》)外,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格言警句,为人所熟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俭以养德”(诸葛亮)、“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诸葛亮《诫子书》)、“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等。在圣经中,类似的格言也有很多,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箴3:27-28)“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箴14:21)“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提前6:9-10)“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11:24-25)“依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箴11:28)“贪恋财利的,扰乱己家。”(箴15:27)

其次,“节用”能减少百姓负担。墨子认为,圣王为政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劳民伤财而兴利除弊。墨子曰:“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上》)当然,统治阶级更不能因为求自己“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而“亏夺民衣食之财”(《非乐上》)。圣经中对于君王也有类似的要求。在《申命记》中上帝吩咐以色列民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申17:16-20)所罗门王违背神的诫命,娶了许多外邦女子,“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王上11:3),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王上11:4),为安置那些妃嫔,大兴土木,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惹神发

怒,最终导致国家分裂。

再次,“节用”可避免两极分化。墨子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在谈到墨学时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①李绍崑在比较墨子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说时指出:“马克思主张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人,来向资产阶级——富人斗争,——作一次大翻身的流血革命。墨子却不然,因为他主张兼爱,所以非攻——亦即不主张流血革命;他想用‘开源节流’的方式,来逐渐改善社会经济。”^②在怜悯贫穷、帮助弱者方面,圣经中也有许许多多具体的教导:“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申 14: 27-29)“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申 15: 1-2)“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 24: 19-21)上帝教导他的子民帮补弟兄、怜恤孤寡,目的是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申 15: 5)今天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墨子》和圣经的“节用”主张无疑是一个切实可行之策。

①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1页。

② 李绍崑:《墨子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4页。

最后,“节用”还可避免资源浪费。“用不可不节”(《七患》),这是墨子的呼吁。他说:“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原因是:“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七患》)墨子列举了一系列浪费,如:“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槨,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七患》)因此,墨子一再呼吁“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当为舟车不可不节”、“当蓄私不可不节”(《辞过》)。在圣经中,上帝供应人衣、食、住、行一切所需的,并将管理的权柄赐予人,要求作管家的务必“忠心”,不可“浪费主人的财物”(路16:1)。《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后,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约6:12-13)。“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提前4:4)。那些浪费资财、奢华宴乐的,必然没有好下场。《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穿着紫色袍子和细麻布衣服的财主,“天天奢华宴乐”,死后在阴间受苦。还有一个浪子,带着父亲分给他的家产,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结果落到连猪吃的豆荚“也没有人给他”(路15:11-16)。《箴言》说:“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膏油的,必不富足。”(箴21:17)《墨子》和圣经强调整节用,反对浪费,其思想根源都在于,一切财物皆是天/上帝的恩赐,人享用时应存敬畏和感恩的心。

四、批评与回应

“墨子的节用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墨子在论述他的节用思想时提出了一个光辉的命题:‘俭节

则昌,淫佚则亡’(《节用下》),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千古不易的定则,它是墨家节用思想的结晶,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①然而对于墨家的“节用”主张,自古及今,都不乏批评的观点。道家庄子对墨家“节用”观即持相反的态度。《庄子·天下》篇说:“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②庄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乐富恶贫,墨子的节用节葬主张及其身体力行尽管值得称道,别人却很难做得到,所以不可能普遍推行。

荀子是第一个大力反驳墨家“节用”说的儒家学者,在《荀子·富国》篇,他曾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进行批驳。首先,荀子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反对墨家的“节用”主张:“墨者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私忧过计也。”^③“墨者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他对墨家“节用”的良苦用心的认识还是中肯的。但他认为:“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其理由是:“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他认为财用不足,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自然资源足以利用,只要人们勤劳,其收获足够人们衣食之用。

其次,荀子否定“节用”富民的效果。他认为“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理由是:“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

① 陈克守:《平民显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②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89页。

③ 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本文所引《荀子》皆据此本。

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荀子从“节用”不利于奖惩制度实施的角度论述墨家“节用”主张的缺陷。

最后,荀子从统治阶级加强威势的需要反对墨家“节用”说。他说:“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不足以管天下,不威不强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荀子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认为社会的治理需要借助于等级分明的礼仪,他理想的社会仍是孔子所要恢复的西周时代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所以,他在《非十二子》中又批评墨子是“蔽于用而不知文”,“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可见,“荀子对于墨家学说的批判,不管是批判墨家为‘节用’而‘非乐’也好,还是批判墨家‘慢差等’也好,主要出于礼仪制度的目的。”^①这一批评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墨子看问题的角度,如王治心所说,墨子“所提倡的节用,完全是求民之利。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均富主义’。但是要求社会中人在经济上平等,必须在消费方面加以限制。若然社会中人不知限制,以奢侈相尚,那么就产生资本主义,用掠夺的方法,纵少数人肉体上的享荣,这就违背人类平等——兼爱——的道理,变为‘损不足以奉有余’了”^②。

今天,很多人在肯定墨子节用论的同时,也对“从‘节用’演绎出来”的“非乐”提出一些批评。梁启超说:“墨子学说最大的缺点,莫如‘非乐’。他总觉得娱乐是废时失事,却不晓得娱乐和休息,可以增加‘物作的能率’。”^③还有人认为:“墨子的这种‘节用’主张没有看到消费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④“但墨子所讲的节约,过于强调低标准,忽视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

① 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② 王治心:《墨子哲学》,南京:金陵神学出版部,1925年,第70—71页。

③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5页。

④ 李清聚、范迎春:《墨子的“节用”观对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启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41—44页。

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消费质量,却是片面的。”^①李珍《墨子的消费思想研究》对以上批评做出了回应,他说:“墨子对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循环、维护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的消费与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消费层次的由下而上等问题都是有所认识的,有些认识甚至是很深刻的。”^②

与《墨子》节用观自始就受到质疑不同,在西方,圣经节用观在最初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是得到充分认同的。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圣经节用观被普遍接受。到了14、15世纪,随着西欧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对外贸易急剧发展,“奢侈有利,节俭有弊”的重商主义主张开始抬头。托马斯·孟在其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r by Forraign Trade*, 1639)中就鼓励道:“贵族、绅士和其他事业有成的人,在住房、服饰和其他方面讲究和摆阔,不会使英国贫困。”^③尼古拉斯·巴尔本也在《贸易论》一书中说:“对一个贸易国家来说,富人都贪婪而不花费,就会像一场对外战争那样危险……时髦或衣服的变化是伟大的贸易促进者。”^④此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为保证积累,有必要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因而节制消费、适度消费的新型消费观就诞生了。这种消费观虽然也主张对消费采取节制态度,但其消费标准是以是否有利于资本积累、有利于扩大再生产规模为评判标准的,而不是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如亚当·斯密说:“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

① 尹世杰:《略论墨子的消费思想》,《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53—55页。

② 李珍:《墨子的消费思想研究》,《消费经济》1986年第2期,第68—72页。

③ 托马斯·孟著,李琼译:《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④ 尼古拉斯·巴尔本著,刘漠云、陈国雄译:《贸易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4、75页。

侈和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①此后消费就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一环。随着剩余产品的到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便成为资本家追求的目标。奢侈消费被鼓励,刺激消费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因而,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影响力较大、为多数民众所认可的圣经节用观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可以说,在当下,《墨子》和圣经节用观遭到了同样的被冷落的命运。

然而,我们看到,“工业文明形态下的消费观在带来空前的物质和服务,改进了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造成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社会的关系的日益扭曲。……时至今日,资源短缺全面凸现,生态危机日益加剧,心灵荒芜快速蔓延,幸福指数不断下降,资本对消费的操纵整体上已经危及了人类的生存,成为人类不幸的重要根源。”^②历史再一次证明,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应居主导的地位,要控制“物”,不是成为“物”的奴隶。凡事要有节制,在财物的运用上有节制就是“节用”。可见,“节用”是具有真理性的美德,永远不过时。《墨子》和圣经对“节用”的限度和标准、原则和目的、意义和价值等方面的论述极富启发意义,它对解决今天的个人腐化堕落、社会贫富分化、资源挥霍浪费等社会痼疾,仍然很有帮助。

作者高深,山东日照人,古典文献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诸子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程小娟 编)

①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10页。

② 姚洪越:《人类消费观的演变及启示》,《商业时代》2012年第11期,第25—27页。